

君道篇第十二

有亂君，無亂國；有治人，無治法。羿之法非亡也，而羿不世中；禹之法猶存，而夏不世王。故法不能獨立，類不能自行，得其人則存，失其人則亡。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原也。故有君子，則法雖省，足以徧矣；無君子，則法雖具，失先後之施，不能應事之變，足以亂矣。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，雖博傳，臨事必亂。故明主急得其人，而闇主急得其執。急得其人，則身佚而國治，功大而名美，上可以王，下可以霸；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，則身勞而國亂，功廢而名辱，社稷必危。故君人者勞於索之，而休於使之。《書》曰：「唯文王敬忌，一人以擇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〈王霸〉：故君人者，立隆政本朝而當，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，則身佚而國治，功大而名美，上可以王，下可以霸；立隆政本朝而不當，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，則身勞而國亂，功廢而名辱，社稷必危；是人君者之樞機也。

〈君道〉：急得其人，則身佚而國治，功大而名美，上可以王，下可以霸；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，則身勞而國亂，功廢而名辱，社稷必危。

〈君道〉：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，是謂人主之道也。若是，則身佚而國治，功大而名美，上可以王，下可以霸，是人主之要守也。

* * * * *

〈王霸〉：當則可，不當則廢，故君人勞於索之，而休於使之。

楊倞：索，求也。休，息也。

冢田虎：「故君人」下脫「者」字。「索之」、「使之」，「之」，一相也。

久保愛：《呂氏春秋》曰：「賢主勞於求人，而佚於治事。」〈君道篇〉「人」下有「者」字，是也。

高亨：「休」猶佚也，猶逸也。「勞」、「休」義相對。《韓非子·難二篇》：「桓公曰：『吾聞君人者，勞於索人，佚與使人。』」可作此文佐證。〈君道篇〉亦有此語。其上文曰：「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。」又曰：「不急其人，則身勞而國亂。」正「勞」、「佚」相對，則「休」為逸義可知矣。

熊公哲：休，〈君道篇〉作佚。《韓非子·難二篇》引桓公曰：「君人者，勞於索人，佚於使人。」字亦作佚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索：求取，選擇。休：安逸。這句意思是：君主在選擇宰相時是勞累的，而當使用宰相後自己就安逸了。

楊柳橋：李賢《後漢書》注：「休，暇也。」又：休，或當作「佚」。

王天海：「君人」下，當據〈君道篇〉補「者」字。休，「佚」字形誤也，亦當據〈君道篇〉作「佚」。

蕭旭：台州本〈君道篇〉作「故君人者勞於索之，而休於使之」，遞修本、四庫本同，《治要》卷 38 引亦作「休」。王天海不覆核，且於〈君道篇〉失校，無已疏乎！

〈君道〉：故君人者勞於索之，而休於使之。

合符節、別契券者，所以為信也；上好權謀，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。探籌、投鈎者，所以為公也；上好曲私，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。衡石、稱縣者，所以為平也；上好傾覆，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。斗、斛、敦、概者，所以為嘖也；上好貪利，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，以無度取於民。故械數者，治之流也，非治之原也；君子者，治之原也。官人守數，君子養原，源清則流清，源濁則流濁。故上好禮義，尚賢使能，〔而〕¹無貪利之心，則下亦將

¹ 「而」字據卷子本《群書治要》補。

恭辭讓、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。如是，則雖在小民，不待合符節、別契券而信，不待探籌、投鈞而公，不待衡石、稱縣而平，不待斗、斛、敦、概而嘖。故賞不用而民勸，罰不用而民服，有司不勞而事治，政令不煩而俗美；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，象上之志，而勸上之事，而安樂之矣。故藉斂忘費，事業忘勞，寇難忘死，城郭不待飾而固，兵刃不待陵而勁，敵國不待服而誦，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。夫是之謂至平。《詩》曰：「王猶允塞，徐方既來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〈君道〉：故賞不用而民勸，罰不用而民服，有司不勞而事治，政令不煩而俗美。

〈疆國〉：如是，百姓貴之如帝，高之如天，親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，故賞不用而民勸，罰不用而威行。

請問為人君？曰：以禮分施，均徧而不偏。請問為人臣？曰：以禮待君，忠順而不懈。請問為人父？曰：寬惠而有禮。請問為人子？曰：敬愛而致文。請問為人兄？曰：慈愛而見友。請問為人弟？曰：敬誦而不苟。請問為人夫？曰：致功而不流，致臨而有辨。請問為人妻？曰：夫有禮，則柔從聽待；夫無禮，則恐懼而自竦也。此道也，偏立而亂，俱立而治，其足以稽矣。請問兼能之奈何？曰：審之禮也。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，動無不當也。故君子恭而不難，敬而不鞏，貧窮而不約，富貴而不驕，並遇變應而不窮，審之禮也。故君子之於禮，敬而安之；其於事也，徑而不失；其於人也，寡怨寬裕而無阿；其所為身也，謹脩飾而不危；其應變故也，齊給便捷而不惑；其於天地萬物也，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；其於百官之事、技藝之人也，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；其待上也，忠順而不懈；其使下也，均徧而不偏；其交游也，緣義而有類；其居鄉里也，容而不亂。是故窮則必有名，達則必有功，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，明達（用）〔周〕²天地、理萬變而不疑，血氣和平，志意廣大，行

² **王念孫**：用天地而不疑，義不可通，「用」當為「周」，字之誤也。言其智足以周天地、理萬變而不疑。

按疑，惑也。正上文「其應變故也，齊給便捷而不惑」之意。

義塞於天地之間，仁智之極也。夫是之謂聖人，審之禮也。

〈君道〉：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，動無不當也。

物雙松：方皇，《通雅》：「〈禮書〉『房皇周浹』，即徬徨，一作傍徨。《荀子》『方皇周浹乎天下』，註『方，音旁，猶徘徊也。《莊子》：芒然傍徨乎塵垢之外。』」據此觀之，此篇故自有解。

冢田虎：《大戴禮》有「旁皇周浹」字。方皇、彷徨同。周浹，亦徘徊也。

久保愛：方皇，讀為彷徨，言徘徊。周浹，謂無所不至也。

郝懿行：「方」讀為「旁」，古字通用。「旁」、「薄」、「唐」、「皇」皆大也。「周」、「浹」皆偏也。《荀》書「浹」多作「挾」。

王先謙：此「浹」字，後人所改也。依《荀書》皆作「挾」。

梁啟雄：《說文》：「方，併船也。」所以「方」字有「併」、「並」、「比」各種意義。《說文》：「皇，大也。」《周易》釋文：「周，遍也，備也。」《說文》新附：「浹，洽也，徹也。」這是承「俱立而治」和「兼能之」說的，是荀子「尊以偏矣，周於世矣」的全面性的周道思想。

章詩同：方皇，廣大；周浹，普遍。

楊柳橋：方皇，即「彷徨」、「彷徨」。《廣雅》：「彷徨，徙倚也。」推衍之意。

〈禮論〉：於是其中焉，方皇周挾，曲得其次序，是聖人也。

楊倞：方皇，讀為彷徨，猶徘徊也。挾，讀為浹，匝也。言於是禮之中，徘徊周匝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，是聖人也。

鍾泰：方、皇皆有廣大意，猶周浹也。注以為彷徨、徘徊，非也。

包遵信：《史記》作「房皇」。方、房皆讀如旁。楊注本小司馬《索隱》。今按，仿皇古有二訓：（一）徘徊也。《國語·吳語》：「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」，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：「傍徨不能去」，謂遲疑不進之貌也。（二）翱翔也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：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」，《釋文》：「彷徨，猶翱翔也。」謂運行自由之貌。此文謂聖人得禮之極，故其言行皆合禮自如，則方皇當同《莊子》義，楊訓為徘徊，非是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方皇：同「仿徨」。挾：通「浹」。周挾：周遍。方皇周挾：

指隨意活動的意思。

* * * * *

〈脩身〉：勇膽猛戾，則輔之以道順；齊給便利，則節之以動止。

楊倞：《爾雅》云：「齊，疾也。」齊給便利，皆捷速也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齊給便利：敏捷輕快，這裡指行動不慎重。

董治安、鄭傑文：齊給便利，謂舉止不慎。又見〈非十二子篇〉³，疑為當時成語。一作「齊給便捷」，見《韓詩外傳》卷二。

〈非十二子〉：辯說譬諭，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，謂之姦說。

楊倞：齊，疾也。給，急也。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。

冢田虎：齊給，如字，言足成其理也。下文「齊給速通」同，註非。

熊公哲：齊，疾也，給，口辯捷給也，《論語·公冶長篇》：「禦人以口給」。

〈非十二子〉：高上尊貴不以驕人，聰明聖知不以窮人，齊給速通不（爭）〔以〕先人，剛毅勇敢不以傷人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齊給速通：口才流利，反映敏銳。

〈君道〉：其所為身也，謹脩飾而不危；其應變故也，齊給便捷而不惑。

久保愛：齊給便捷，謂敏疾也。

³ 編者按：原文誤為「非子十二」。

〈臣道〉：上則能尊君，下則能愛民，政令教化，刑下如景，應卒遇變，齊給如響，推類接響，以待無方，曲成制象，是聖臣者也。

楊倞：齊，疾也。給，供給也。應事而至謂之給。夫卒變，人所遲疑，今聖臣應之疾速，如響之應聲。

張之純：齊給，謂疾速辯給也。倉卒危急，當幾立斷。響，回聲也。有發則立應，言無遲疑也。

梁啟雄：〈非十二子〉：「齊急便利。」注：「給，急也。」是給亦敏捷之義。

〈性惡〉：齊給、便敏而無類，雜能、旁魄而毋用，析速、粹孰而不急，不恤是非，不論曲直，以期勝人為意，是役夫之知也。

楊倞：齊，疾也。給，謂應之速，如供給者也。便，謂輕巧。敏，速也。無類，首尾乖戾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齊：通「疾」，迅速。齊給：回答很快。便敏：敏捷。齊給便敏：指口齒伶俐。

蕭旭：「齊」、「疾」、「捷」音相轉。給，足也，謂言辭瞻足，引申則指言辭敏捷，其義相因也。《韓詩外傳》卷7：「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。」《御覽》卷464引「瞻辭」作「巧辯」。是辭瞻者則利口，足證其義。朱駿聲謂給訓捷速、敏捷，本字作捷（捷），未允。楊注「如供給者也」，非是。便，言辭敏捷，朱駿聲謂段借為辯。

* * * * *

〈君道〉：其於百官之事、技藝之人也，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爭能：指爭在具體技能上的高下。

〈君子〉：不矜矣，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。

楊倞：不矜而推眾力，故天下不敢爭能，而極善用於眾功。矜則有敵，故不尊也。

久保愛：〈大禹謨〉曰：「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能與汝爭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能與汝爭功。」

劉殿爵：《老子》第 22 章云：「不自矜故長，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則此文疑亦當作「夫故天下不能與之爭」，今本脫「之」字，「能」又誤置「爭」字後。

請問為國？曰：聞脩身，未嘗聞為國也。君者，儀也；〔民者，景也；〕⁴儀正而景正；君者，槃也；民者，水也；槃圓而水圓（；君者，盂也，盂方而水方）。君射則臣決。楚莊王好細要，故朝有餓人。故曰：聞脩身，未嘗聞為國也。

君者，民之原也。源清則流清，源濁則流濁。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、不能利民，而求民之親愛己，不可得也。民（之）⁵不親不愛，而求其為己用、為己死，不可得也。民不為己用、不為己死，而求兵之勁、城之固，不可得也。兵不勁，城不固，而求敵之不至，不可得也。敵至而求無危削（不）⁶滅亡，不可得也。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，而求安樂是〔聞，不亦難乎？是〕⁷狂生者也。狂生者不胥時而（樂）〔落〕⁸。故人主欲疆固安樂，則莫若反之民；欲附下一民，則莫若反之政；欲脩政美（國）〔俗〕⁹，則莫若求其人。彼或蓄積而

⁴ **盧文弨**：《帝範》注引「君者，儀也」下有「民者，景也」句，又「君者，槃也」下有「民者，水也」句，無「君者，盂也」二句。

王念孫：《廣韻》「君」字注所引與《帝範》注同。既言「儀正而景正」，則當有「民者，景也」句；既言「槃圓而水圓」，則當有「民者，水也」句，（宋錢本有「民者，水也」句。）既以槃喻君，則不必更以盂喻。二書所引有「民者，景也」、「民者，水也」，而無「君者，盂也」二句，於義為長。

⁵ **王念孫**：元刻無「之」字。念孫案：無「之」字者是也。下文「民不為己用、不為己死，而求兵之勁、城之固，不可得也」，「民」下無「之」字，是其證。《韓詩外傳》無「之」字。

⁶ **王念孫**：元刻無上「不」字。念孫案：元刻是也。宋本有上「不」字者，涉上下諸「不」字而衍。「無」亦「不」也。「無危削滅亡」，即不危削滅亡也，《外傳》作「不危削滅亡」，是其證。

⁷ **王念孫**：今本脫「聞不亦難乎，是」六字。（此因兩「是」字相亂，而脫去六字。）元刻亦僅存「聞難」二字，《外傳》作「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，而求安樂是聞，不亦難乎，是狂生者也」，「枉」蓋「狂」之誤。（〈臣道篇〉亦云「迷亂狂生」。）

⁸ 「樂」字據《淮南子·說林》改作「落」。

⁹ **王念孫**：《外傳》作「脩政美俗」，是也。上文曰「政令不煩而俗美」，〈儒效篇〉曰「在本朝則美政」，

得之者不世絕，彼其人者，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。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，然而（于是）〔是子〕¹⁰獨好之；以天下之民莫（欲）〔為〕¹¹之也，然而（于是）〔是子〕獨為之；好之者貧，為之者窮，然而（于是）〔是子〕（獨）¹²猶將為之也，不為少頃輟焉。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、所以失之，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。是其人（者）¹³也，大用之則天下為一，諸侯為臣，小用之則威行鄰敵；縱不能用，使無去其疆域，則國終身無故。故君人者愛民而安，好士而榮，兩者無一焉而亡。《詩》曰：「价人維藩，太師維垣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〈不苟〉：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，則操術然也。

楊倞：舉，皆也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舉積：全部聚集。

〈儒效〉：故君子無爵而貴，無祿而富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窮處而榮，獨居而樂，豈不至尊、至富、至重、至嚴之情舉積此哉！

楊倞：舉，皆也。此，此儒學也。其情皆在此，故人尊貴敬之。

久保愛：本注「儒學」二字當作「身」字，與下文注互誤。

在下位則美俗，〈王霸篇〉曰「政令行，風俗美」，皆以「政」與「俗」竝言之，蓋二者恆相因也。今本「美俗」作「美國」，則泛而不切矣。

¹⁰ 王念孫：三「于是」皆義不可通，當依《外傳》作「是子」。「是子」二字對上文「王公」與「民」而言，下文曰「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，故舉是子而用之」，是其證。今本作「于是」者，「是子」譌為「是于」，後人因改為「于是」耳。

¹¹ 王念孫：「莫欲之」，亦當依《外傳》作「莫為之」。「莫好之」與「獨好之」相應，「莫為之」亦與「獨為之」相應。今本作「欲之」，則既與「為之」不相應，又與「好之」相複矣。

¹² 王念孫：「于是猶將為之」，當作「是子猶將為之」，言雖好之者貧，為之者窮，而是子猶將為之也。「猶」上不當有「獨」字，蓋涉上文兩「獨」字而衍，《外傳》無。

¹³ 王念孫：衍「者」字。此句或為結上之詞，或為起下之詞，皆不當有「者」字。《外傳》作「則是其人也」，無「者」字。

熊公哲：積，堆積也。

北京大學《荀子》注釋組：此：指學習。舉積此：統統聚集在這裡。

李滌生：「舉積於此」，皆積於君子之身。

王天海：情，實也。積，集也。此，指學也，非專指儒學。久說當指「身」，非也。

〈君道〉：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，而求安樂是〔聞，不亦難乎〕？

冢田虎：此，此人君也。《韓詩外傳》作「皆積於此」。

久保愛：舉，皆也。

* * * * *

〈君道〉：故君人者愛民而安，好士而榮，兩者無一焉而亡。《詩》曰：「价人維藩，大師維垣。」此之謂也。

久保愛：《詩·大雅·板篇》。介，大，謂大德之人也。藩，藩衛也。垣，垣牆也。大師，大眾也。

俞樾：《毛詩》「介」作「价」，訓「善」也，本《爾雅·釋詁》，與《荀》合。「价人」者，善人也，所謂士也。「大師」，毛無《傳》，以《荀》義求之，則「師」當訓眾。「大師」者，大眾也，所謂民也。鄭《箋》以「价人」為被甲之人，「大師」為三公，均非是。〈彊¹⁴國篇〉引此義同。

梁啟雄：〈大雅·板〉文。《傳》：「藩，屏也。垣，牆也。」此謂士君子為國之屏藩，民眾為國之牆垣。

廖名春：介人，善人，此指賢才。藩，籬笆。大師，賢相。垣，圍牆。這裡的「介人」、「大師」都是用來比喻上文的「其人」。

¹⁴ 編者按：「彊」字原文誤為「疆」。

〈疆國〉：故君人者愛民而安，好士而榮，兩者無一焉而亡。《詩》曰：『价人維藩，大師維垣。』此之謂也。

楊倞：〈大雅·板〉之篇，義已解上。

道者何也？曰：君〔之所〕¹⁵道也。君者何也？曰：能群也。能群也者何也？曰：善生養人者也，善班治人者也，善顯設人者也，善藩飾人者也。善生養人者人親之，善班治人者人安之，善顯設人者人樂之，善藩飾人者人榮之。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，夫是之謂能群。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，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，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，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。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，夫是之謂匹夫。故曰：道存則國存，道亡則國亡。省工賈，眾農夫，禁盜賊，除姦邪，是所以生養之也。天子三公，諸侯一相，大夫擅官，士保職，莫不法度而公，是所以班治之也。論¹⁶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皆使（其）¹⁷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。上賢使之為三公，次賢使之為諸侯，下賢使之為士大夫，是所以顯設之也。脩冠弁、衣裳、黼黻、文章、瑯琢、刻鏤，皆有等差，是所以藩飾之也。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，莫不聘其能，得其志，安樂其事，是所同也。衣煖而食充，居安而游樂，事時制明而用足，是又所同也。若夫重色而成文章，重味而（成珍備）〔備珍怪〕¹⁸，是所衍也。聖王財衍以明辨異，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，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，上在王公之朝，下在百姓之家，天

¹⁵ 王念孫：此篇以「君道」為題，而又釋之曰「道者何也？曰：君道也」，則贅矣。《韓詩外傳》作「道者何也？曰：君之所道也」，於義為長。「君之所道」，謂君之所行也。〈儒效篇〉曰「道者，人之所道也」與此文同一例。今本蓋脫「之所」二字。

¹⁶ 王念孫：今本作「論德」，「論」字乃後人以意改之。

¹⁷ 王念孫：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，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。「使」下不當有「其」字，蓋涉下兩「其」字而衍。〈榮辱篇〉曰「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」，〈正論篇〉曰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」，「使」下皆無「其」字。

¹⁸ 俞樾：「珍備」二字無義。此本作「重味而備珍怪」。〈正論篇〉「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」，是其證也。因涉上句「重色而成文章」，誤衍「成」字，遂倒「備珍」為「珍備」，而臆刪「怪」字矣。《韓詩外傳》作「重色而成文，累味而備珍」，上句無「章」字，下句無「怪」字，然「成文」、「備珍」正本《荀子》，可據以訂正。

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為異也，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。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，士大夫無流淫之行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，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，無盜賊之罪，其能以稱義徧矣。故曰：「治則衍及百姓，亂則不足及王公。」此之謂也。

〈儒效〉：若夫（謫）〔譎〕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使賢不肖皆得其位，能不能皆得其官，萬物得其宜，事變得其應，慎、墨不得進其談，惠施、鄧析不敢竄其察。

楊倞：謫，與商同，古字。商度其德而定位次。本或亦多作譎，譎與決同，謂斷決其德，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。

物雙松：按《正韻》「謫」註「度也」。《荀子》「謫德而定位」，與「商」同。《正字通》：「《荀》古本作商，加言者，俗增也。」又《正字通》「譎」註：「譎、決，音同義別。」《讀書通》：「譎，通作決。《荀子·儒效篇》『譎德而定次』，又『明主譎德序位』，並與決同，謂決斷用之。」按：《荀》古本作「決」，譎作「譎」，沿譎強通，非。按《正字通》兩處不同，難憑一定，但「決德」未穩，「商德」為允。而「商」加言作「謫」，豈可斷為譎字邪！《正字通》妄逞意見，若此字多矣。

久保愛：謫德，《群書治要》及〈王霸〉、〈君道篇〉作「論德」，〈正論篇〉作「圖德」，下文作「譎德」。今案《禮記》云：「司馬辨論官材，論進士之賢者，以告于王，而定其論。論定然後官之。」是則作「論德」者固是也。雖然，「謫德」、「圖德」義亦通，則不必改之。唯下文「譎德」當作「謫德」，字似而誤。

洪頤煊：字書無「謫」字。〈君道篇〉「論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」，文與此同。「謫」疑即「論」字之譎。〈正論篇〉「圖德而定次」，「圖謀」亦「論」也。「謫」字又譎作「譎」。

王念孫：作「譎」者是也，作「謫」者，「譎」之譎耳。「譎」、「決」古字通，（〈睽〉上九王注「恢詭譎怪」，《釋文》：「譎，本亦作決。」）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。下文「譎德而序位」是其明證。又〈君道篇〉「譎德而定次」，今本作「論德」，「論」字乃後人以意改之。（〈正論篇〉「論德而定次」同。）《韓詩外傳》作「決德」，則《荀子》之本作「譎」甚明。或據〈君道篇〉改此篇之「譎德」為「論德」，非也。又〈正論篇〉「圖德而定次」，舊校云「一本作決德」，亦當以作「決」者為是。作「圖」者，蓋亦後人所改。

劉師培：王說雖可通，實則「謫」字係「適」字之訛。古字「謫」與「適」通，如《禮記·昏義》「適見於天」，《孟子》「人不足與適也」，「適」均「謫」字之訛，是其證。「適」

訓為「主」(《詩·伯兮》毛《傳》),又訓為「善」(《廣雅》)。引伸之,則訓為「時」(《呂覽·大樂篇》注),訓為「中」(同上),訓為「和」(同上),又訓為「宜」,訓為「等」(同上)。再引伸之,則訓為「調」(《史記·日者傳》《索隱》及《素問》注)。「適德而定位」者,猶言各視其德之所宜以定位也。本書〈富國篇〉「德必稱位」,《左傳》言「舉不失德」,《孟子》言「小德役大德」,《呂覽》言「爵祿之所加」者,疑即「適德定次」之旨。「適德」者,當其德也,正與下文「量能」義合。自「適」字訛為「謫」,故下文又訛為「譎德」。〈君道〉、〈正論〉二篇又訛為「論德」,又由「譎」訛為「圖」。義雖可通,然律以下文「量能」之句,則當以「適德」為正。

劉如瑛:當以作「譎」為是。決,同「抉」,量擇之意。量擇其德的厚薄而定其位次,叫「譎德而定次」或「譎德而序位」(亦見本篇)。〈君道〉:「論德而定次」,〈正論〉:「圖德而定次」(一本圖作決)及「論德而定次」,圖、論、譎,義均相近。《廣雅·釋詁一》:「圖,度也。」《國語·齊語》:「論比協材。」韋昭注:「論,擇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論人》:「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。」高誘注:「論猶論量也。」在此,「論」與「掄」音義俱同。譎(或論、圖)德與量能乃對文。洪頤煊以為「謫」為「論」字之訛,又訛作「譎」;王念孫以為〈君道〉的「論德」當作「譎德」,均誤。古人用詞自有變化,不必雷同。又〈哀公〉:「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。」「論」亦訓「擇」。

王天海:謫,同商,度量之義。《字彙·言部》:「謫,與商同,度也。」《說文》:「商,从外知內也。」《易·兌》:「商兌未寧。」《釋文》:「商,商量也。鄭云『隱度也』。」《廣雅》亦云:「商,度也。」故謫德即量德,與下「量能」對文,且變化用詞耳。本篇下文有「明主譎德而序位」,義與此同,然「譎」乃「謫」之形誤也。楊注後說訓之為「決德」,非是。至於〈王霸〉、〈君道〉作「論德」,〈正論〉作「圖德」者,論、圖皆有商度之義,與「謫」字並無沖突之處。唯作「譎」字於文不順,且譎德者,不詞甚矣,古訓無徵,釋為決(或抉)德者,臆也。劉師培又說「謫」係「適」字之譌,不惜輾轉為訓,意欲強立其說,謬甚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作「論德」,蓋因《說文》未收「謫」字,又不見於當時字書,故據〈王霸〉、〈君道〉而改之。《正字通》云:「《荀》古本作商,加言者,俗增也。」此說極是。

〈君道〉:論德而定次,量能而授官,皆使(其)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。

冢田虎:載,行也。〈洪範〉曰:「人之有能有為,使羞其行,而邦其昌。」此之謂也。
久保愛:論德,《禮記》所謂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」是也。量能,乃「司馬辨論官材」是也。

王念孫：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，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。「使」下不當有「其」字，蓋涉下兩「其」字而衍。〈榮辱篇〉曰「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」，〈正論篇〉曰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」，「使」下皆無「其」字。

梁啟雄：〈榮辱〉注：「載，任之也。」

熊公哲：載，承擔也。

〈正論〉：聖王在上，(圖)[決]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。

楊倞：一本作「決德而定次」。

安積信：圖，當作「量」。

梁啟雄：今本決作「圖」字，據舊校注改。啟雄按：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。

王天海：下文作「論德而定次」，〈君道篇〉亦作「論德而定次」，〈儒效篇〉作「若夫謫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」，謫、論、圖三字皆擇量之詞也。

〈正論〉：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，論德而定次；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。

梁啟雄：論，當作「謫」，謫決古字通，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次。

王天海：〈儒效篇〉用「謫德」兩見，「謫」皆「謫」之字誤也。而《荀書》用「論德」者三見，豈可一律改作「決德」？王、梁二說不可從。

* * * * *

〈富國〉：故為之雕琢、刻鏤、黼黻、文章，使足以辨貴賤而已，不求其觀。

楊倞：玉謂之雕，亦謂之琢。木謂之刻。金謂之鏤。白與黑謂之黼。黑與青謂之黻。青與赤謂之文。赤與白謂之章。

〈富國〉：誠美其德也，故為之雕琢、刻鏤、黼黻、文章以藩飾之，以養其德也。